

主辦機構



香港西區扶輪社  
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Island West



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 
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

全港中學

「兩文三語」

(第十八屆)

菁英大比拼

The 18th Bilingual & Trilingualism Composition and  
Speech Competition

優

優秀作品文集



## 優勝者名單

### 高級組

冠軍	聖保羅男女中學	古冰心
亞軍	聖保羅男女中學	林雨齊
季軍	聖保羅男女中學	李卓秦
優異獎	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	李彥毅
	皇仁書院	盧子敬
	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	黃映臻
	香港培正中學	鍾 晴
	聖士提反女子中學	陳思涵
	協恩中學	李敏行
	港大同學會書院	韓展晴
最佳文章——中文	保良局馬錦明中學	張梓然
	聖保羅男女中學	古冰心
	聖士提反女子中學	陳思涵
最佳文章——英文	拔萃女書院	鄭夢周
	聖保羅書院	魏瀚軒
	荃灣官立中學	黃明欣

## 「施比受更為有福」在今天的意義。

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張梓然

“不要磨磨蹭蹭，快點更衣，記得鎖門，我在樓下等你”媽媽不耐煩的催促聲消失在樓梯的轉角。“好”我背著沉重的行李，略微有些不情願。

這是我第一次前往貴州省的一所窮困村落。從出生到成長，我一直活在父母的庇護下。對我來說，“受”是一個無比幸福的角色，有飯吃有衣穿，我不明白母親為什麼要帶我到那些地方吃苦。

從下火車的那一刻，我便徹底厭惡這片地方。車站很小，一眼便能看完。經過幾小時的飛行，我實在疲憊，但山區並不在這裏，我們還要跨越一些崎嶇的山路。

我抵達時幾乎一隻手也無法提起了。村長出來接待我們，又將他的房子讓給我們休息。但即便是村長的房子，依然十分破舊，骯髒的環境令人作嘔，蚊蟲在盛夏特別活躍，令我無法入睡。這是第一天。

清晨的空氣清新，有一種青草蘇打的味道，這與城裏是截然相反的。旁邊的小學傳來瑯瑯的讀書聲，我一時好奇，穿著鞋子出門了，扒在教室的窗臺上看。課室裏的人稀少，只有大概十人。一個小女孩看見我，深邃的瞳仁明亮起來，她指著我，說了聲“哥哥”，老師也看了我一眼，微笑著招呼我進去。原來在背乘法口訣呢。這時我才留意到他們破舊的衣物，面上也滿是灰塵，像是一個月沒有洗頭了，只有眼睛不受污染，依然晶瑩雪亮。後來我留了很久，跟他們說故事，教他們畫畫，漸漸也忘記了時間。我好像不太抗拒“施”這個角色了。這是第二天。

第三天時天氣不太好，天空黑壓壓的，但始終沒有下雨。我起床時，已看不見母親的蹤影，便打算四處逛逛，發現她在隔壁與一位老婆婆聊天，我便加入她們。老婆婆告訴我，她的丈夫被洪水沖走了，她守了十多年寡。失去配偶，生活起居自然變得難上加難。一個老人，同時打理農務和家務，我實在無法想象她是如何撐過來的。我們幫她曬了粟米，又幫她煮了午飯，老婆婆的臉上盪漾著幸福，像是發現了人間親情，又像在給我們道謝。過了今晚，我們該回去了。

深夜總是讓人胡思亂想的，我躺在堅硬的木板上，腰還是很痠，但可以接受。或許“施”并非扶老奶奶過馬路、幫同學撿文具如此簡單，他需要我們由心而發去行動。從那一刻開始，我漸漸明白，一個社會就是由“施”和“受”構建的。“施”者作力所能及的援助，“受”者也能心存感恩，確實是一種難得的美好。

做了多年的“受”，首次做“施”，竟然也會愛上做“施”者。或許並不能得到什麼物質上的回報，但他們一個微笑，一句感激，卻能帶來精神和心理上的滿足。

星辰閃爍，將它們連成一起，能組成不一樣的圖案呢。我凝視窗外，偶爾飛過幾隻螢火蟲，它們的尾部閃著耀眼的珍珠白，明亮卻不刺眼。能一睹這樣美麗的景色，或許也是“施”帶來的福氣呢！我閉上眼睛，很快便入睡了。